頤道堂文鈔

頤道堂文鈔卷六

敬刊 武英殿本

聖諭廣訓跋

文述昔充教習在京師奉

上諭八旗子弟咸令讀

聖諭廣訓因購

武英殿板本百餘冊分授諸生俾資誦習及試吏安徽改官江蘇恒以自隨捧檄所至朔望宣講歎鞠桑牘遇有關涉倫紀及爭競邪辟者隨事為講解一二條老劫婦孺頗樂聽受車轍所至幸無貽惧知

聖訓所及漸摩於斯民者深也嘉慶乙亥於邸抄中恭讀
生監歲科兩試背寫
聖諭廣訓之旨大哉
王言述
祖德而飭民彝莫備於此而坊間未有善本爰就昔年所
得
武英殿本敬謹校刊並錄
諭旨及兩廣督臣蔣攸銛原奏於後既以資家塾子弟誦
習並以爲官地方者敎民興行之要務行見父詔其子兄
勉其弟薄海內外革薄還淳
國家長治久安之道益懋於此矣

重修揚州府學江都甘泉縣學記

今天下自省會至郡縣莫不有學以崇祀孔子同文之治偉乎盛矣而修葺之費不盡請發司農之左藏者以都人士涵濡至教比戶可封莫不欲煥丹雘之輝以申瞻依之蒙揭一葢二富媼隱賑不貲之費咸取資焉況乎聖人之

宮宜較他邑爲汲汲也道光元年余宰江都是年秋府學廣文吳君嵩君以學宮廢墜告云學校之事舊章於運庫動款請修今兩載矣案至今未定　大成殿將圮近冬雨雪必不支設

聖像震驚亦爲宰之責也余乃議先就正殿修治之既

制府孫公撤余估計將入

告請豁與修葢前鹺政內府阿克當阿在任十餘年竭庫藏以供揮霍因與校官某齟齬故於

文廟工程獨不准修後之人沿其說請歸地方制府不得已而有此舉也余思兩淮歲無名之費數十萬安定梅花兩書院束修膏火之費歲逾鉅萬又有所謂孝廉堂者聚天下之舉人而課之所以重文而育士者至矣獨於聖人之宮靳焉是何異溺愛子弟而涼薄於祖宗也阿公內府世僕不知書宜有此後之人何爲而遵之也溯前此修葺之舉一爲商人汪應庚所修捐貲五萬金工最堅實且置田千畝爲諸生貧不能應試者佐芻秣焉其他善舉甚多邦人至今懷之爲請崇祀鄉賢一爲張廣德捐貲八千金

郡守某公承修以千七百金給匠實至工者數百金而已是以不數年而即見陁剝也是則仕宦者不盡賢而商人中不乏讀書好義有君子之行者有明証也乃集諸商議之曰

文廟所在皆有他邑多出紳士捐貲諸君有讀書歷庠序登科甲任鄉貳京曹官者有膺民社仕至方面者

朝廷錫之鞶帶優寵至矣商與紳有異乎方今

聖天子在上崇儒重道明劉念臺先生

本朝湯文正公奉

詔從祀兩廡正文教昌明之會也請將脩學之舉制府入告必荷

俞允然經費有常獨自揚州發之不慮爲他邑所議耶咸
豐之乃公議府縣兩學及府學東偏之文昌樓咸修之估
銀九千六百兩書名塾給取資於運庫之餘欵償焉請之
鹺使會公都轉張公皆曰可余乃飭匠刻第修舉諭之曰
必愼必堅毋略毋僞傾者扶之朽者易之經始於壬午之
冬落成於癸未之秋先師及四配十哲皆塑像加藻飾焉
設齊縣鐙並種樹三十餘株復以自古及今八邑忠臣孝
子及科第姓名書榜於明倫堂之楣俾觀者景仰焉宮墻
以外衢路傾仄悉甃以石隙地種槐十餘植以石柱護以
紅闌文昌樓在郡庠巽方高三成形家言主科第下皆民
居磚瓦剝落懼居者之壓也爲重治之縣學有子朱子未

有像設並補塑之是年秋八月朔上丁秋祭余適以是日遭先君子大故未得陪祀行將扶櫬南還未有文以記歲月吳君萬君以爲請不獲辭因思孔子之在天地如日月之麗乎天中東西南北之人瞻仰無異觀也則美輪美奐人人可任也揚俗凡振䘏之事無一非商任之且有過厚者世之責望於商者奢故論之每從苛若無一而可者余之治邗三年於玆矣商非公不至非與余有加厚也而見義必爲雖力不足亦勉爲之則世之苛責商者觀此亦可釋然矣吾知士之游斯地者嘗益好修自愛以無忝聖人之徒而士習丕變也吾更知商之勇於爲義合於君子之道者宜日進而未有已也道光三年八月記

儀徵濬河記

儀徵在揚州西南五十里爲淮南每歲百萬引鹽出江之所內河自江都三汊河樸樹灣新城至天池察院署止分淮水以西注約五十餘里外河自沙漫洲經掘鹽洲鮑莊黃連港貓兒涇分江水東注入河復自河以達江約長四十餘里是爲幹河內河之通外河者自子鹽河歷響水通濟羅泗攔潮諸牐由都會橋達雞心洲分東西兩小支入外河達掘鹽洲是爲支河其自新城以南之臥虎牐以達平江橋則支河之淤塞未濬者其外河自鮑莊以下南岸北新洲有老河形俗名老虎涇爲外河達江之支河另有小溝數道自河通江方舟不足以容爲私鹽出江之地曰

私鹽溝土人易其稱曰泗源溝瀦而通之亦支河也舊制屯船載鹽自三汊河至天池起岸掣改捆小包由子鹽河上駁船經都會橋雞心洲至捆鹽洲江廣鹽船則自沙漫洲入幹河至捆鹽洲停泊受載仍由沙漫洲出口泝江西上葢其時沙漫洲口廣百餘丈中泓亦寬數十丈江船足以停泊雞心則本無此洲天池附近之地各商鹽垣整齊官鹽悉歸院署捆掣老虎頸外口不準鹽船停泊挑濬河道始則民七商三以農田水利資灌溉也嗣後商力殷賑全歸鹽務三年小濬五年大濬費則歸引帶納工則由商承挑鹽船得以暢行田畝行旅亦利賴焉十餘年來久不挑浚江潮日積日淤江廣鹽船回空無貨者載土石南

下名曰壓鈔於沙漫洲口門御之以致積爲沙亘逼瀰南
行外河淤墊江船不能進口則就老虎頸外口停泊駁船
裝載子包由老虎頸出江上船內河淤塞屯船不能達天
池駁船不能達捆鹽洲則由瓜洲繞黃連港達捆鹽洲以
受盤名曰洲捆商旅阻絶百貨不通居民薪米由陸轉運
汲飲告絶民用大困士民紳耆走京師呈訴大金吾具
奏奉
旨飭下籌款興挑又閱數載以前此商捐經費悉爲前鹺
使阿公所耗無款可支士民奔訴者又數年今大學士宮
保孫公督兩江屢檄運司籌濬以江廣口岸官鹽滯銷商
力困乏未能舉行道光元年前鹽政延公有志於此飭員

勘估以籌備未足旋調任長蘆中止二年冬則捆鹽洲上下淤涸成平地鹽船七百餘艘鹽數萬引擱淺不能尺寸動淮南監掣司馬羅君翺遠議濬捆鹽洲至黃連港爲捆鹽計餘不之及邑之人譁焉以鹽船既道全河必不復濬農田水利無復望乃糾數千人至城洶洶勢將用武於是儀徵令伍君家棌赴省面陳制府會制府暨鹺使曾公皆先有所聞乃公議挑濬因運庫不充欵無所出於是　奏借江寧江蘇安徽三藩司庫銀二十四萬兩不足者取之運庫得

旨允行會羅司馬將入都引

見都轉錢公寶甫請以余兼攝司馬篆總理河務既制府

又以常鎮道王公賡言來會同都轉治河王公意與都轉分任其事都轉治外河觀察治內河都轉不欲分强而後可兩公屬余總理如故復以候補同知王緒昆爲內河總催余子裴之候選通判爲外河總催余以運鹽爲江廣民食所關不可惰缺而治河必先濬理河道工乃可施乃命裴之會同儀令伍君分任築壩蓄水兩旬有餘阻滯之舟七百有餘全行退至黃連港即於黃連港之安灘移改捆場俾運鹽與濬河兩不相妨外河工員十二人都轉請於曾公命之內河三十餘人觀察命之三藩庫之銀未至飭商人墊發貯於儀徵縣之庫即由儀令司出內焉外河工員鹽務之官有由商徑給者內河工員聚而譁以爲官不

應即商具領也乃仍歸縣庫又以風聞平色不足也則又諱乃改由運庫發貯縣庫又以扣費過多也則又諱乃議內外河各任其事而後定外河自正月中旬開工至二月下旬告竣內河自二月初旬開工至三月中旬竣焉孫公暨曾公先後親詣驗收工乃畢是役也曾公初議不開老虎涇以楚民聚集獷悍滋事也余議從同旣以沙漫洲原估丈尺江船不足以容乃復開從商請也臥虎腦工余議從緩王觀察意仍議開以工員已派定不可去也余議節老虎涇臥虎腦之費濬黃連港下達江口以費絀不果行余議不濬老虎涇濬泗源溝自擱鹽洲對面直出向南三里入江形勢較便以地皆民業洲民索商重貲居奇不果

行泗源溝西二里許別有溝形勢更順洲民願減價以售會爲日已遲商力匱亦不果行河未竟錢公擢陝西廉訪去張公青選來任都轉羅司馬亦同任余辭總理河工之役張公不許乃終其事是役也非制府嚴使力持大局借帑興挑工必不成且釀事非都轉觀察分任其事工雖成亦不速雖始則都轉與觀察議不合又聽人言疑余左袒工員不發帑以濟張公初至以余屢次瀆陳詞失檢議多不相能幸皆知余以公事任勞怨無他意亦皆諒之而余因得以從諸君子後幸成斯役不可謂非地方之福而余之厚幸也外河有橫河二曰一戧港曰鐵鴿子上游自六合及大銅山來積雨驟漲隄潰溢爲幸工已前竣得無礙

內河有橫河曰帶子溝自小銅山來與外河先後潰幸工亦將竣惟天池未竣溢焉則以給絡遲而出土遠也幸非鹽艘所經在儀諸商復鳩工浚之是河橫支直幹襟帶縈紆外河則沙漫洲老虎頸黃連港三面進湖內河則都會橋臥虎牐兩面進湖阻清灌渾易致淤墊非善後無以經久非歲修無以善後乃命裴之議其略余爲勘定後之人實心實力踵而行之補偏救弊亦數十年之利也是役也因循之弊伏在數年之前齟齬之端發於臨事之際鑿枘支絀莫詳其由幸而集事不可以訓因以思任國家之事者慮事宜裕持論宜平責任宜專賞罰宜信舍是道也非所以任艱鉅而消萌蘖也用詳著之俾後之膺斯任者有

所考爲表之所識善後事宜並附於後

瓜洲開河記

長江天塹枝水不可數計而爲南北之通津者惟瓜洲與京口實爲往來之要道自京口達北岸江面祇三里有奇而入瓜洲大口幾二十里入小口亦十里泝江西上自東南斜達西北金山上下多急溜篙師一不戒往往覆舟風色不順雖羽檄火急亦坐視不能尺寸動自瓜洲南達京口其難相等渡者莫不覷爲畏途有戒心焉余自道光元年二月之江都任未十日即有紳士耆老王豫卞萃文戈仁震錢本桂于興珩姚廷灝姚廷徵黃秀倫周溥于承煒闞宗周顯丁梁張琯江政信王世泰李秀熊秋華熊文焜靳慰撥等數十人環有所籲詢之則請開瓜洲河公狀其

所言渡江艱難狀皆余所稔知且以瓜城東北稻田蔬圃不沾水利無灌溉地瘠田下下民貧窶不能按畝出資非

請

帑不足以濟諸耆老自言爲兒童時即呈於有司皆不行方今

聖天子親政重農田水利制府孫公大賢也以

聖人之心爲心以百姓之務爲務值余始至乞上達焉余聞之心怦然動乃於暇日駕小舟至江上察其形勢並按志乘考之知斯河即唐潤州刺史齊澣所開伊婁河故道也按齊澣傳澣遷潤州刺史州北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溺澣從漕路由京口埭治伊婁渠以達揚子惟

今京口至瓜洲遠不過二十里而傳云六十里度當日焦山上下皆沙脊横亘不便舟楫故必舟行六十里而始達也茲河在小口東十里當金焦兩山之中與京口銀山門適相對立沙岸望之人歷歷可見風順聲相應也乃與諸人士計曰斯河誠開風恬浪靜則打槳可過逆風亦可視潮水長落乘便渡旁風從東西來篙師張帆之巧皆可作順風用於行旅來往誠便又河水所經足資引溉且河通則貨集貨集則貿遷有無民賴以生可起瘠而腴易窳爲甘開之誠有益乃請於制府孫公並言其狀公察余言之非謬也許之飭藩司籌欵乃於二年冬入告得

旨允行因於三年二月中旬始啟工以儀河鉅工用夫數

十萬人夫不暇也瓜洲經小口者曰天池河茲河西自天池之中分一支折而東經拖橋出東水關以達江口凡八百餘丈四旬而畢制府檄常鎮道王公驗收之而自濟運橋以南至天池淺如故大舟不足以達不濬則新河雖開無濟也乃復請於制府天池故有生息銀數不足飭司籌借並令府縣先行籌墊已四月矣天又多雨乃多募丁男晝夜併力濬之兼旬而畢而後自揚州經新河渡江始得安行利涉焉拖橋在新河之中橋故不高巨舟不能過且久不修茲河濬過深樁石齧露圮焉旣不便再請

帑又無款可籌乃言於孫公願捐已貲重建以利行旅且通驛騎公許之約三千金兩月而畢拖橋故俗名不雅馴

余因取太白焦山望松寥詩安得五綵虹駕天作長橋意名之曰綵虹且題橋柱曰淮海東南便舟楫金焦左右起樓臺其西面曰舊牐雙門仍廣慧新河一曲復伊婁以其地舊有廣慧牐也工既成乃與紳士父老登江神廟後樓落之西眺金山東挹焦阜北圍黃鶴諸山列若屏幛顧而樂之諸紳士請名之曰陳公河並爲詩以張之余曉之曰此河之成給帑鉅萬
聖天子浩蕩之恩也據情入
告俯邀
俞允者相國宮保制府孫公之力也籌欵者前署方伯湯公藩今方伯張公志緒也天池籌欵者郡伯黃公在厚也

始事者洲之紳士耆老諸君是也駐工始終其事者舍弟鴻慶佐之者友人孫霞仁熊步青劭用王楚珩也兒子裴之亦往來佐余經畫領浚瓜洲河者張泉領浚天池河者陳正功建橋者匠嚴臯也非余一人之力何以名爲嘗讀太白集有瓜洲新河詩斯其新河乎且爲之銘曰

有唐齊公始開伊婁險避金山近達瓜洲埋塞千載深不容舟我尋舊蹟仰追前修淸淮旁注天池分流爰便商艫爰溉民疇江水滔滔我心悠悠後有繼者茲河千秋

答友人問下河水患書

下河之水歸海歸江各有從入之途而就今日之形勢論之則歸海不若歸江之便下河在揚郡運河之東毘連高郵寶應興化鹽城阜寧甘泉泰州七州縣自泰壩以上謂之裏河自泰壩以下謂之下河即運鹽河串瀫諸場亦謂之串場河沿范公隄至鹽城界中之射陽湖入海皆運河之下游即皆淮水之下游也前人於高郵運河隄設昭關南關中新車邏諸壩由澄子河荇絲湖絲洋湖淤溪河樊汊斜豐港蚌蜒河棋盤蕩得勝湖梓新河車路河白塗河東出范公隄之小海丁溪草堰等閘歸隄外之古河王家港二河入海自高郵至范公隄計程約二百里隄外之古

河王家港至海亦約及二百里共約四百餘里頻年壩水下注隄內之河間斷淺阻隄外之王家港古河久已淤成平陸下河農民頻遭水患節節築圩衛田壩水盤旋於圩縱之中高郵開壩水流一月尚不至范公隄下之串場河水勢就下盈科後進是海口未收宣洩之功而各邑已受漫溢之患矣輕則議免議豁重則賑米賑銀減歲入之租損司農之藏近今十年之中凡三四見出入所關何止數百萬且老弱轉徙婦子流離鳩鵠徧於鄰封鴻雁嗸於中澤實有耳目所不忍聞見者今執事殷殷籌所以濟之此誠仁人之用心下游百姓之福也謹就管見所及爲執事陳之洪澤湖寬廣四百里每遇盛漲以五壩爲尾閭近年

五壩已堵其三另於蔣家壩以上開三河爲盛漲洩水之路三河兩壩猶五壩也五壩一開以洪湖之水注高寶諸湖高寶諸湖不能容也以高寶諸湖之水注運河運河不能受也開車邏金灣諸壩以洩之而往往不能減也必開昭關壩而盛漲始減亦思開昭關壩始減而諸壩不能減非諸壩口門窄於昭關壩也而不能減洩盛漲者地勢平也昭關壩之能減洩者壩內兩邊無土岸束水其勢寬且地勢低下也然亦思寬且低下者何地乎乃百姓之田畝廬舍墳墓道路也以百姓之田畝廬舍墳墓道路鍾水所謂鄰國爲壑者非與卽云下河百姓已高築圩岸圍廬舍田畝墳墓於其中行水者僅道路耳道路又豈鍾水之地

耶或曰開昭關壩原以導水歸海也雖距海遠如河道深通隄防高峻亦何不可束水歸海也是宜濬高寶興泰之河曰昭關壩距范公隄約二百里是宋范文正公監西溪鹽倉因發運副使張綸上其議俾令興化董修築之役因高為基築以捍海今隄外漲又二百里令水歸海必將使越隄而入海也今以地勢計之水至斜豐港下河平地之水已深四五尺水至串場河則平地之水已深七八尺是水未至范公隄而各邑之廬舍田畝墳墓道路已成巨浸若至古河王家港則平地之水深逾丈矣至下河兩岸本無河隄前河臣靳輔因遂長費鉅籌而未行者也故下河眞釜底也濬釜底之河不能越釜邊之隄濬高寶興泰之

河又何益乎然則下河之水患終不可治乎曰是不然琴瑟不調則解絃而更張之處今日而論下河之水是非更張不可更張者非別有穿渠築隄之妙術也揚州之域其東瀕海其南濱江運河分淮水之三以濟運其委入江自由閘關以下者爲大口自天池河以下者爲小口自天池折而東者爲鄙人今年所開之新河皆在瓜洲總爲入江之路自三汊河折而西至沙漫洲黃連港分洩入江者爲儀徵河亦鄙人今年所浚皆所以減運河之水也自瓜洲新河以東爲沙河港沙河壩之水所由以入江也曰朱銘港揚子橋之水所由以入江也曰小八港即深港灣頭閘壁虎橋鳳凰橋之水入之由廖家溝石羊溝以入江也曰

入港金灣舊壩之水由董家溝以入江又中閘金灣北閘金灣新閘三閘之水由人字河經芒稻閘越閘以入江之路也運河入江有數利焉路近洩水速一也免高寶興泰之災二也免災賑之費三也收租稅之入四也保各邑之田廬墳墓五也全各邑之人民六也入江之路近者二十餘里遠者約三十里廖家溝約寬八十丈石羊溝董家溝約各寬五六十丈其勢足以洩運河之水而不能暢洩者則以上寬下窄所謂口大喉細也芒稻閘越閘皆有石閘閘口窄無可展三溝口尾寬而中窄則以舊日壩址未盡起除也不盡起除之故則以通泰所屬鹽場串河藉此水以委輸濟運慮下流暢達一洩無餘也則以鹽河久未疏

濬也則以經費不敷也故於人字河築壩也今爲地方籌
宣洩之路而使鹽艘失轉運之途則其勢有所不便且下
河水利運司專責開濬下河應由運司籌費使運司籌費
爲地方濬河而轉不能運鹽則其勢尤有所不便然則如
何而後兩無所碍也則莫若先就三溝中間過窄之地量
爲展寬使足以容而慮三溝之洩水過盛也則仿淮河高
堰誌椿酌中而節宣之啟放之路自北而南運河誌椿存
水八尺啟金灣舊壩長至九尺啟東西灣壩長至一丈啟
鳳凰橋壁虎橋灣頭閘長至一丈二尺啟人字河俾得以
次疏消由入江以入海且入江之說非今日之刱議也乾
隆十九年河臣嵇璜上言以河湖水勢歸江近而歸海遠

歸海紆迴而歸江徑直多一分入江之路即少一分入海之水所言極爲明切屢蒙

高宗純皇帝特旨俞允是年十一月又奉

諭旨曰湖河水勢以五壩爲來源以江海爲去路而歸江之路近於歸海煌煌

聖訓昭若日星載在方策班班可考則亦何爲而不行也若鹽務力量稍裕再照河臣嵇璜所　奏以芒稻閘河底爲度挑深五尺使運鹽河長存底水五尺以利運行則各閘壩可長久啟放有利於河工亦無礙於鹽運乾隆三十三年欽蒙

聖訓嗣後芒稻閘永遠不許再下閘板奉經恭建

上諭碑石歸江之路前河臣高晉進呈圖說　奏蒙
高宗純皇帝俞允亦於河工刊刻碑石永昭遵守誠萬世之良法美意也嘉慶十一年前督臣鐵保仿而行之經淮商捐銀十三萬五千兩工鉅而費不足故暫築目前而不能經久以今度之多則百萬少亦五六十萬雖工費較鉅然即近今十餘年中開壩次數下游七州縣減免蠲賑之費核計之出入之間孰多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而況百姓之田畝廬舍墳墓道路尤當局者所當熟籌哉故治下河之水歸海不若歸江

擬揚州史忠正公祠祔祀記

國朝統一區夏振飭彝常崇獎忠貞大公無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軫卹遺忠於崇禎末殉難之大學
士范景文等二十人
特恩賜謚
聖度如天邁越前代乾隆四十年
高宗純皇帝敕令前明殉節之臣槩行查錄分別專謚通
謚凡一千五百餘人至於微官末秩諸生韋布及山樵市
隱名姓無徵不能一一議謚者並祀於所在忠義祠共二
千二百四十九人誠千古以來未有之
曠典也至大學士督師史公可法既專謚忠正復命建祠

於揚州之梅花嶺其衣冠墓所也
命儒臣錄其答睿親王書刊置祠壁並其家書畫象刊之
嗟乎
興朝待勝國之臣褒崇如此以視成周之式閭封墓猶有
加焉文祗備員江左將二十載往來廣陵屢過祠下前年
來守江都謁祠拜墓讀遺書於壁間未嘗不肅然生敬也
因念公當日死守維揚支持殘局與城俱殉同殉者應不
乏人即公本傳及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及明史稿郡邑志乘考之
賜謚者二十餘人求
賜謚者四十餘人擬設栗主祔祀兩廡徘徊祠下苦無隙

地又其裔孫言祠係

特旨命祀之所不宜冒昧從事其理甚正無以奪之擬於

祠後購隙地另建經費甚鉅非旦夕可期而又慮姓氏之

散佚也乃歷敘其官爵謚法姓氏並其里籍行事作爲此

篇凡

賜謚者二十八人未

賜謚者四十三人俾後之瞻拜祠下者有所考焉曰

皇清賜謚忠愍明兩淮都轉鹽運使揚振熙

皇清賜謚忠節明兵部左侍郎張伯鯨職方司員外郎何

剛揚州府知府任民育

皇清賜謚烈愍明揚州府清軍同知曲從直江都縣知縣

周志畏

皇淸賜諡節愍明揚州府同知王纘爵江都縣知縣羅伏龍監餉知縣吳道正江都縣縣丞王志端皆文臣也武臣則有

皇淸賜諡忠烈明援勦園練總兵官右軍都督府左都督太子太保劉肇基

皇淸賜諡烈愍明副總兵乙邦才馬應龍莊子固

皇淸賜諡節愍明副總兵汪思誠

皇淸賜諡烈愍明副將樓挺汪應龍李豫參將陶國祚許謹游國用陳光玉李隆徐純仁遊擊李大忠姚懷龍孫開忠都司解學曾凡二十八人肇基明史有傳乙邦才馬應

龍莊子固三人附見焉而楊振熙何剛任民育則附見史可法傳並與其餘諸人見王鴻緒明史稿及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者也其未
賜謚者則有兵科給事中施鳳儀督餉僉事黃鋐通判吳道隆揚州府學訓導李自明及其子鳳倡庫官譚三傑幕客歲進士盧渭禮賢館歲進士何臨禮賢館盧經胡如瑆台州諸生楊廷棟運司楊振熙子也崑山生員歸昭諸生高孝纘王士琇王纘王續隨征書記顧啟印陸曉龔之厚唐經世都司張涵武職官吳魁富以仁徐應承馮士孟容張小山段元張應巘曾登元范倉郭倉范泗王東梅武生戴之藩揚州府吏陸某醫者陳天拔畫士陸瑜義兵張有

德市民馮應昌冉子徐某家人史尚李書名姓可考者凡四十三人附見明史稿史可法傳劉肇基傳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嘉興府志台州府志者也其未經

賜諡命祀而亦擬祔祀者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大學士舒赫德于敏中等於左都御史張若溎 奏請採訪明季殉節事迹駁議所稱褒崇節烈獎勵遺芳原主於扶植綱常垂教萬世此不獨身被易名之典者共蒙優渥

殊恩即或當日傳聞鈌略間有未發之幽潛應亦無不正氣咸申漏泉同感幽潛未發即指此未經

賜諡命祀者而言擬列祔祀亦發潛闡幽意也是役也佐余蒐葺者江都張君 嘉興吳君修吳君原本有兵部

侍郎徐揚巡撫衛允文本明史稿有翰林院庶吉士吳爾
壎本嘉興府志而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所載甲申謁城苟免後乃堅拒
大兵如衛允文吳爾壎者均屏而不錄故既錄而復削之
仍錄其行事錄其事者疑以傳疑削其名者信以傳信亦
春秋三傳例也倘假以歲月當建數楹於祠後以成此志
並營精舍曰梅花塢以祠萊陽左忠貞公懋第蓋左公自
金陵奉使北行道出維揚與史公相見必有互相泣誓盡
忠報國之言左公至燕先殉節不媿宋之文山而史公相
傳母夢文山而生忠臣之心昭如日星亦若合符節也祀
左公亦可以祀從左公殉節之參謀兵部主事陳用極遊

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王廷佐守備劉統諸人梅花塢左公讀書處又與梅花嶺相合此先友萊陽趙君會志也左公文集余曾手校一過趙君以貽韓城師君亮采以左公會令韓城師君允爲付梓而未果也此願又不知何日竟也

史祠祔祀考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

督師太傅建極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史可法錦衣衛籍祥符人崇禎中歷安池道爲安慶巡撫愛民敬士屢却寇兵進南京兵部尚書督師勤王迎立福王出鎮江北力圖興復

大兵克揚州自刎不殊被執死之見明史及輯覽

史可法儒秉淸剛心存幹濟危顛難救正直不回

今謚忠正

援勦總兵官右軍都督府左都督劉肇基遼東籍贛榆人初勦流寇屢有功史可法檄防河赴援揚州

守北門城破率所部巷戰死見明史及輯覽

通謚忠烈

兵部左侍郎張伯鯨江都人揚州破圍與當事分城守城破自縊死

揚州知府任民育濟寧人揚州破緋衣端坐堂上見殺闔門赴井死見明史及輯覽

兵部職方司員外郎陞任遵義知府何剛上海人在揚州佐史可法拒守城破投井死見明史及輯覽

以上通謚忠節

副總兵乙邦才青州一作四川人嘗於六安率精騎二百出入賊圍不損一人大小十餘戰皆有功從史可法守

揚州與

大兵戰敗自刎死見明史及輯覽

副總兵馬應魁貴池人善擊賊每披白甲書盡忠報國四字於背從史可法守揚州城破巷戰死見明史及輯覽

副總兵一作參將莊子固遼東人從軍數有功興屯徐州歸德間聞揚州被圍馳救城破欲擁史可法出城格鬬死見明史及輯覽

副總兵樓挺一作參將　汪一作江應龍一作總兵　李豫一作遇

參將陶國祚　許謹　馮國用　陳光玉　李隆

徐純仁　遊擊李大忠　孫開忠　都司姚懷龍一作隆

解學曾籍貫俱未詳並從史可法守揚州城破

巷戰死見明史及輯覽

揚州同知曲從直遼東人揚州破與其子守東門城陷不屈死見明史及輯覽

江都知縣周志畏鄞縣人時羅伏龍受代方解職揚州破闔門死之見明史及輯覽

以上通謚烈愍

兩淮都轉鹽運使楊振熙一作時熙臨海人　監餉知縣吳道正餘姚人　江都縣丞王志端一作志瑞孝豐人　副總兵汪思誠貴池人俱在揚州從史可法守城城破死之見明史

揚州同知一作監軍道僉事王纘爵鄞縣人揚州破死之見明史

江都知縣羅伏龍新喻人（一作餘干）代周志畏甫三日城破死之（見明史）

以上通諡節愍

進士鄭元勲歙縣人福王時高傑攻揚州元勲責以大義城獲全後為亂兵所殺（見明史及輯覽）

歲貢生盧渭長洲人入史可法幕府揚州城破守鈔關投水死（見明史及輯覽）

生員歸昭崑山人在史可法幕府守揚州西門死之（見明史及輯覽）

生員高孝纘　王士琇　王纘　王績　王續　武生戴之藩俱揚州人城破死節（見明史及輯覽）

爵士陳天拔　書士陸愉一作瑜　義兵張有德一作德

義民馮應昌　丹子徐某並揚州人城破殉節死見明史及輯覽

以上入祠士民

督師經理河北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充通問使

左懋第萊陽人崇禎中爲知縣有異政擢給事中屢陳時弊福王時受命奉使

大清館於太醫院南都既破諭降不從死見明史及輯覽

左懋第仗節難撓蹈死不悔出疆之義無愧全貞

今謚忠貞

參謀兵部主事一作兵部司務陳用極崑山人從左懋第出使

本朝諭降不從死見明史及輯覽

通謚忠節

遊擊王一斌寧都人　都司張夏佐　王廷佐　守備

劉統俱上元人並從左懋第出使

本朝以不降死見明史及輯覽

以上通謚節愍

史祠祔祀續考

節錄明史稾史可法傳

可法尋至揚州時 大兵已取山東河南北將逼淮南客
請移泗州防護祖陵可法然之遂以四月朔命幕僚載輜
重先赴會左良玉稱兵犯闕王手書召可法入援遂即
日發兵渡江抵燕子磯良玉已爲得功所敗乃令速還防
大清兵南下抵天長檄召諸將救盱眙俄報盱眙已降
大清兵泗州援將侯方巖全軍敗沒可法奔還揚州十
八日 大清兵逼揚州城下招諭可法及允文四總兵二
道官等不從俄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
城中勢益孤諸文武分陴拒守越二日 大清兵用巨砲

擊城西北隅毀二十五日城遂破可法自刎不死一裨將擁出小東門被執大呼曰我史督師也可遂殺我勸之降不從遂被殺允文赴水死揚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從直王纘爵江都知縣周志畏羅伏龍兩淮鹽運使楊振熙監餉知縣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幕客盧渭等皆死劉肇基率其將佐巷戰全軍俱沒自有傳

衛允文字祥趾韓城人崇禎辛未進士授庶吉士歷編修司業中允諭德告歸十四年李自成入關全省瓦解允文方在里星夜赴都痛哭陳勦賊計言西士之危將延社稷并請召四大鎮翼衛王室交第上疏且捐資犒軍帝以其剴切召見褒勞京師陷匿民間賊搜得之考訊備至乘間

南奔可法疏薦監傑軍傑死以兵部侍郎總督傑所部兵
經略開歸軍務兼徐揚巡撫至是以節終

任民育字時澤濟寧人天啟中舉於鄉善騎射嘗捍鄉人
忠眞定巡撫徐標請於朝用爲標下贊畫經理屯事眞定
失南還福王時授亳州知州以才擢揚州知府可法倚之
城被圍民育分門拒守及城破急還署緋衣端坐堂上
大兵至欲擁之去不從遂見殺闔家男婦盡赴井死

曲從直遼東人與其子守東門城破俱死王纘爵鄞人工
部尚書佐孫（揚州府志秩官傳曲從直貢生任漕運同知又云遼東前屯衛舉人）

周志畏鄞人起家進士年少氣高與高傑將士不協數遭
窘辱求解職會伏龍至可法即命代之羅伏龍新喻人故

梓潼知縣也受代甫三日

揚振熙臨海人

吳道正餘姚人

王志端孝豐人

盧渭字渭生長洲人居禮賢館久可法試以策擢特等以渭方歲貢當得官不受職而擬授崑山歸昭等二十餘人爲通判推官知縣甫二旬城陷渭監守鈔關投河死昭分守西門死從死者又十七人而揚州諸生亦多殉義者

高孝纘字中伯城破書衣衿曰首陽志睢陽氣不二其心古今一致入學宮自經先聖座前

王士琇設莊烈帝位泣拜與其弟並縊死

何剛字慤人上海人崇禎三年舉於鄉見海內大亂日講求濟世事十七年正月疏陳選練滅賊諸策帝褒納之又言國家設制科立資格以約束天下豪傑此所以弭亂非所以戡亂也今日救生民匡君國莫急於治兵願陛下親簡強壯英敏之士命知兵大臣教習之日講韜鈐練筋骨拓膽智陛下時召試俟實既成特優其秩寄以兵柄必能建奇功當一面臣讀戚繼光書數言義烏東陽兵可用誠得召募數千加之訓練準繼光遺法分布河南郡縣大寇可平帝壯其言卽擢剛職方主事募兵金華剛甫出都都城卽陷馳還其鄉先是賊逼京師剛友陳子龍夏允彝將聯海舟達天津爲緩急用募卒二千人至是命剛統舉及

子龍入爲兵科言防江莫如水師更行乞廣行召募委剛訓練從之尋進本司員外郎以其兵隸可法可法大喜剛亦以遇知已誓同生死踰月而揚州被圍佐可法拒守城破投井死

吳爾壎崇德人舉崇禎十六年進士授庶吉士京師陷降於賊賊敗南還謁可法請從軍贖罪可法遂留參軍事其父之屏方督學福建爾壎斷一指畀故人祝淵曰君歸語我父母悉出私財畀我餉軍我他日不歸以指葬可也尋從高傑北征至睢州傑被難爾壎流寓祥符遇一婦人自言福王妃爾壎因守城附疏以進詔斥其妄言逮之可法爲救免後守揚州新城投井死

節錄明史稿劉肇基傳

劉肇基字鼎維遼東人嗣世職指揮僉事遷都司僉書隸山海總兵官尤世威麾下崇禎七年從世威援宣府又從征中原賊進游擊戍雒南蘭草川明年遇賊戰敗傷背未幾世威罷肇基及游擊羅岱分將其兵與祖寬大破賊汝州斬首千六百有奇後從寬數有功而其部下皆邊軍久戍思歸與寬軍譟而走總理盧象昇乃遣之入秦其秋畿輔有警始還山海竟坐前罪解職令從征自効俄以固守永平功復職歷遷遼東副總兵十二年冬薊遼總督洪承疇請用爲署總兵官分練寧遠諸營卒兵部尚書傅宗龍稍持之帝怒下宗龍獄擢肇基都督僉事任之明年三月

錦州有警承疇命吳三桂偕肇基赴松山爲聲援三桂困松杏間肇基救出之喪士卒千八七月與曹變蛟等戰黃土臺及松山杏山九月復戰杏山肇基軍稍却承疇甄別諸將解肇基職代以王廷臣十七年春加都督同知提督南京大教場及福王立史可法督師淮揚肇基請從征自効屢加左都督太子太保可法議分布諸將奏薦李成棟賀大成王之綱李本身胡茂楨爲總兵官成棟鎭徐州大成揚州之綱開封本身茂楨隸高傑麾下爲前鋒而令肇基駐高家集李棲鳳駐睢甯以防河棲鳳本甘肅總兵以地失西淮揚間也閣標前鋒則用張天祿駐瓜洲十一月肇基棲鳳以可法命謀取宿遷初八日渡河復其城越數

日　大清兵圍邳州軍城北墊基等軍城南相持半月
大清兵引去　順治二年三月　大清兵抵揚州可法邀
諸將赴援獨墊基自白洋河趨赴過高郵不見妻子旣入
城請乘　大清兵未集背城一戰可法持重墊基乃分守
北門發砲傷圍者已而城破率所部四百人巷戰格殺數
百人力不支一軍皆沒副將乙邦才馬應魁莊子固等皆
同死

乙邦才青州人崇禎中以隊長擊賊於河南江北閒大將
黃得功與賊戰霍山單騎逐賊陷淖中賊圍而射之馬斃
得功徒步鬭天將暮僅餘二矢邦才大呼衝賊走得功乃
得出邦才授以己馬分矢與之且走且射殪追騎十餘人

始得及其軍得功自是知邦才時有張衡者亦以驍敢名賊圍六安急總督馬士英救之甫至斥其左右副將而號於軍中曰孰爲乙邦才張衡者兩人入謁卽牒補副將以其兵授之曰爲我入六安取知州狀來報兩人出卽簡精騎二百夜衝賊陣而入遶城大呼曰大軍至矣固守勿懈城中人喜守益堅兩人促知州署狀復奪圍出不損一騎時潁壽六安霍山諸州縣數被寇邦才大小十餘戰咸有功及可法鎮揚州攜之行至是戰敗自刎死

馬應魁字守卿貴池人初爲小將率家丁五十人巡村落問猝遇賊衆懼欲奔應魁大聲曰勿怖死死命也連發二矢殪二賊賊卽退可法因拔爲副總兵俾領旗鼓毎戰披

白甲大書盡忠報國四字於背竟巷戰死
莊子固字憲伯遼東人年十三殺人亡命後從軍有功積官至參將嘗從山西總兵許定國救開封軍半道譟歸定國獲罪子固解餘衆得免議後可法出鎮用爲副總兵俾與屯於徐州歸德間子固募壯士七百人以赤心報國爲號聞揚州被圍率衆馳救三日而至城將破欲擁可法出城遇　大清兵格鬬死
副將樓挺江雲龍李豫副旗鼓參將陶國祚內左營參將許謹內右營參將馮國用內前營參將陳光玉參將李隆徐純仁游擊李大忠孫開忠都司姚懷龍解學曾等十餘人以巷戰死

江南通志

汪思誠字　一貴池人多奇計崇禎間史可法備兵池皖廣搜人材思誠往見賞其才而重任之後可法督師揚州思誠以副總兵隸焉凡軍中鉅細之事可法悉使與聞城破遂從以殉

揚州府志

王纘爵字佑申浙江人以蔭入太學授應天府通判攝溧水縣篆清介剛直不避權貴以忤上官自投劾去乙酉史可法督師江北起爲監軍道一日可法謂爾書生不耐兵事吾爲奏補京職何如纘爵曰下官世受國恩無以爲報今願從明公死不願從馬阮生也可法歛容謝之四月揚

城破從可法死焉

任民育字鳴玉山東舉人崇禎十七年冬授揚州知府明年四月二十五日城破時民育戎服守鎮淮亟歸易冠服緋袍束帶坐堂上曰此吾土也吾死於是吾盡吾職也左右從人皆奔散獨吏陸某侍兵至欲擁民育出署不肯行遂被害陸亦自縊以殉

嘉興府志

李自明字修先嘉興人居梅會里以歲貢生除揚州訓導城陷衣朝衣遙望孝陵再拜自縊於學舍季子鳳侶曰父死忠子獨不可死孝乎亦自經家人從死者十餘人

吳爾壎字介子崇禎癸未進士授庶吉士十七年春李自

成渡河入晉大學士范景文薦爾壎召對德政殿問守禦之策爾壎請遣間使於西邊土司李魯祁三姓假之重職使起兵牽制賊鋒以待援兵未及行京師破遂與孝廉祝淵微服南歸見史可法於揚州誓從討賊因拔佩刀斷一指付淵曰爲我遺諸父母賊仇未雪誓不還矣可法乃令爾壎招撫河南諸士衆擒勦自成僞官聞揚州被圍還見可法相對痛哭城陷可法死爾壎與監紀主事何剛同死之棺寄寺中遭燬家人遂以一指葬於塋爾壎嘗輯史傳死節諸人各係以贊名曰仁書及是死難果如其志

台州府志

楊時熙字知白萬歷丙午舉人署遂安諭善於成就人才

事載遂邑名宦志中陞瓊州同知任滿轉兩淮鹽運同知
崇禎末史可法檄署司事大兵入揚州時熙縊城上子廷
棟字隆仲能文冠台士省父於任同死焉

廣陵十二烈女祠記

十二烈女曰李氏浙江衢州龍游人嫁爲江都羅經甫繼室曰劉氏其姒也曰梅氏李氏其妾也曰宦姑前室女也幼女六人失其名曰菊花其婢也當乙酉郡城破同自焚以死者也李劉梅李四人皆婦今祠不稱婦稱女者以宦姑以下皆女女可以賅婦婦不可以賅女從春秋宋伯姬例也諸烈女死事有方望溪厲樊榭文言其狀及舊居葬處甚悉蔣苕生嘗爲之詩余繼辭焉今年守江都因修郡庠乃葺屋三楹於　天后宮之左設栗主祀之並勒望溪樊榭兩文於壁春秋每祭祀由縣捐俸二金以備籩豆牒儒學主其祀旣爲文案付吏守之並爲文以識其歲月道

光三年七月知江都縣事錢塘陳文述

附錄方芭羅烈婦李氏墓表

烈婦姓李氏浙江龍游人江都羅經甫妻也幼通詩書繼室於羅前子曰都六歲女曰宦姑年十有二烈婦生女始期揚州圍急烈婦謂經甫曰君上有母下有稚子都爰生而存則慮有所牽吾自擇死所矣乃積薪樓下未幾城破市人驚呼曰兵入矣烈婦上堂泣且拜曰吾不能復事姑乃別其姒劉氏及經甫妾梅氏李氏時烈婦有身八月矣抱幼女持宦姑而語衆曰吾多見古書中婦人遭亂而求生者忍以身試乎衆皆哭從而登樓者凡十八人命一婢下舉火火發亦奮身躍入兵定後衆

骨藉藉惟婢一足尙存始經甫計猶豫未有所決俄而煙塵蔽天樓中聲如亂鼓乃搏膺而呼負母挈子以奔卒皆免家復起子孫盛昌都之弟國桓有子曰懷行四方遇文儒輒流涕述烈婦事而求籍焉同命者凡十有一人劉氏梅氏李氏外惟婢得其名曰菊華其六人者無聞焉焚宅在新城廢儲門內樊家園合塚在隋西華門故城址康熙六十一年冬十一月望溪方苞表

附錄厲鶚李烈婦贊并序

烈婦姓李氏衢州龍游人嫁爲江都羅經甫繼室當乙酉圍城破自焚而死者也一時同死者十有二人姒劉氏妾梅氏李氏婢菊花前室女曰宦一幼女六人無聞

焉方兵入時烈婦泣辭姑與經甫使經甫扶母挈前室子都亟奔匿事定後得燼骨亂不可辨可辨者婢一足而已乃爲合家葬之隋故城址烈婦孫烏程明府僖求桐城方閣學苞之文以表之鵠讀其文而愀然以悲肅然以敬曰春秋書宋災伯姬卒待姆而宵不下堂也左氏則以爲女而不婦穀梁氏則以爲盡婦道夫宵不下堂懼有辱也曾婦而不懼辱乎唐天寶七載詔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宜置祠廟祭祀烈女自周迄漢凡一十四人宋共伯姬則祀于譙陽郡祀其盡婦道焉耳如烈婦者宜有穀梁氏之評與天寶之祀乃薰盥而爲贊曰

懿哉烈婦龍邱蘊靈影潛壼閫語絕廳屏遠適淮左勤

如禮經鼓角鳴地危堞將克火浣其身玉潔其德戈鋋
震驚懼同宵行可滅者身不滅者名先後左右嬌鬟稚
齒骨藉塵香魂飛燄紫從祀附傳宜祝宜史宛宛靑閨
守貞視此

廣陵十二烈婦祠後記

烈婦祠落成之次月有介友人來謁且謝者曰羅君介人並以王澍所書方苞墓表及蔣衡所撰烈婦傳見示叩之蓋烈婦曾孫聘之長子也翌日復呈王澍所撰書墓誌銘並其家譜一冊爲詮次之曰仁美字經甫父曰敬字經甫其長子也孝友敦厚誥封烏程縣知縣先娶高氏子一曰都女一曰宜姑繼娶李氏 大兵臨城偕其姒劉氏妾李氏梅氏及宜姑婢菊花共十七人俱烈火自焚世稱滿門烈婦葬附城西華門經甫壽八十三歲繼娶張氏合葬江都西山丁古集生三子曰國樞國桓正誼敬字五子次仁裕字宏甫配劉氏 大兵臨城從姆李氏自焚無出又次

仁元字純甫宏光朝任都司　大兵南下棄職歸養又次仁榮字元祉江都庠生又次仁貴年十七城破被擄不知所終都字維石子二長慕功字其有次慕勛字堯甸國樞字維爍一子慕臣字天賦國桓字維倘子二長智字愚溪次慓字素心號滌園即任烏程縣者也正誼字涵源愚溪五子長克均字咸萬次克培號耕禮次克墹號秀峰次聃號遯夫字兩峰應舉號衛侯兩峰子二長允紹字介人號鐵研次允贊號小峰由是言之則國桓者李氏後室之子愚溪者李氏之孫遯夫者李氏之曾孫介人弟兄者李氏之元孫也遯夫工詩善畫爲錢唐金壽門入室弟子所作鬼趣圖題詠流播海外著有香葉草堂詩海內識與不識

稱兩峰先生嘉慶丙申小峰在袁浦以兩峰落梅畫冊乞余題詩屈指十八年矣今年余爲烈婦建祠但知爲兩峰同族而不知即其曾祖母也介人謁謝余因得訂其世次豈非貞烈之氣積久而始發歟方表言十二人另本及蔣衡文言十三人今羅氏譜言十七人則倉卒之際莫辨主名諸人雖附烈婦以傳且藉有方蔣諸人之文以表章之而淹沒不彰者已不可勝數而況其他無可稽考者歟介人言烈婦及諸人塚今現存菊花另爲一塚王澍文石刻今在塚上地甚偪仄擴其界址加以防護禁採樵焉是亦後來守土者之責也因爲後記並載王澍蔣衡文於後方苞文與集中作有異同因并載之

附錄王澍羅烈婦墓志銘

烈婦姓李氏歸於羅死於羅故稱羅烈婦浙之龍游人文學璧之女也自幼明禮法有古賢媛風長歸仁美爲繼室逮事姑曲盡婦道撫前室子女不異所生處先後娣姒間雍雍如也然性沈毅過事一以義自裁順治二年

王師下江南抵揚州人情洶懼仁美思奉母盡室以行虞不能兩全徘徊未決烈婦泣語夫曰事迫矣全母與子君之責也君當行我當死毋以我爲慮遂先戒所使婢積薪樓下囑瀕危卽舉火未幾城破烈婦登堂拜別其姑徧與家人訣抱所生期歲女登樓婢遂舉火火發

婢亦登樓衆戚泣從之者十人烈焰赫赫勢如天崩地
塌仁美知無可奈何乃拊膺大呼負母挈子以奔時四
月二十有四日也與烈婦同難者其姒劉氏仁美側室
梅氏李氏前室所生女宦姑舉火婢菊花餘六人身與
名氏俱燼矣哀哉當
王師南下專城大吏不能早自引決包羞忍恥覥涊苟
活者衆矣烈婦以孱弱女子乃能委身洪燎毅然就死
卒能使其夫全孀姑幼子于靣闘之中則烈婦之賢不
特巾幗之所難已也烈婦焚宅在新城廣儲門內遺燼
合葬西華門外銘曰
人孰不死輕重異遭重則泰山輕則鴻毛臣死于忠女

激于義忠臣烈婦其心無異人亦有言視死如歸一臨
大節志與言違於維烈婦弱質孱軀慷慨赴義曾不斯
須洪燎赫赫烈焰炎炎投骨於中甘饜恬恬彼冠而裳
下民之望節義在口棄之如遺彼巾而幘廉恥狼藉崇
鑿自照羞此巾幗彼人而死死無所名草腐木朽不如
無生於爲烈婦身死名馨臭過椒蘭光並日星邗水湯
湯蜀岡峩峩銘勒幽宫萬古不磨雍正四年夏四月十
有九日立石

附錄蔣衡羅母李孺人傳

乙酉之役揚州陷處士羅經甫妻李氏率其家婦女十
三人闔樓自焚死其孫愫遇余於秦郵泣涕請爲之傳

曰愫聞祖母李孺人之死非但恐辱身因曾祖母春秋高吾父纔六歲欲吾祖盡力全老母以及藐孤羅氏至今一綫不絕寔賴有此按孺人爲浙江龍游李崑吾女幼習女訓通詩書處士之繼室也元配有女宜姑子都撫之如已出當城未陷時孺人從容謂處士曰城旦夕且破妾以死報君矣乃詣姑所拜哭伏地不能起曰婦不孝不能終事姑敢請先死使夫子得專其力以奉母是即婦之所以事姑矣姑哭孺人大哭再拜去乃與其姒劉氏妾梅氏李氏升樓積薪都甫六歲牽裾呼號孺人仰天大哭曰嗟乎吾所以不忍者惟太夫人與此穉子耳然事急矣命家人携之下樓即舉火是時孺人身

孕已八月矣指顧慘惻因謂衆曰流寇之禍淫掠肆毒甚至裸孕婦共卜其腹中男女剖而驗之以爲戲或剝腹實米豆以飼羊取人血和米麥餵驢馬若輩寧不聞此慘辱耶劉氏輩相持哭誓不敢苟全宜姑年十二亦抱母哀號請從死俄而城西北隅垣崩　大兵登垣市人驚告曰城破矣命婢菊花舉火火舉菊花奮脅大呼一躍入身纔半仆遺一足未火欲息白骨枕藉糾結不可解家人斂之并菊花一足合葬於揚州城西華門外孺人之歸處士也年未久善事舅姑井臼親操相處士成家業和於娣姒恤下惠宗倉卒中能命人保護子都去而所生女三齡則同死火中甲申京師陷先外舅王

汲公大興人繼母魏恭人也匿外舅於他所抱己女率長姪女媵婢十七人投井死而外舅兄若弟後俱成大名顯當世子孫以之今羅氏子姓繩繩富厚累世非孺人孝於姑慈於幼而以一死成之哉惜都幼十三人未能詳載不無遺憾云

蔣衡曰歐陽公敘長樂老人傳引王凝妻李氏因旅舍主人牽其臂仰天大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不可以一手并污我身卽引斧斷其臂嗚呼焉道何足怪士君子處亂世之末流不自愛惜良可悲也王或庵先生云揚州陷史閣部自刎未殊亂兵擁見大帥勸之降不聽大帥拔刀起砍之閣部挺身首迎其刃

帥退而止噴曰好男子左右殺之夫成名則一耳若李之焚樓自盡不與同烈乎

附錄方苞羅烈婦李氏墓表另本

烈婦姓李氏江都羅仁美之繼室也性沈毅遇事一以義自裁遂事姑最謹撫前室子女與所生無異門內外皆賢之順治乙酉大兵抵揚州烈婦泣語其夫曰事急矣全母與子君之責也毋以吾爲念吾自擇死所矣因積薪樓下豫囑所愛婢頗危舉火四月廿四日城陷烈婦已娠身八月聞而上堂拜別其姑且泣曰吾不能復事姑矣衆皆哭烈婦起即抱所生期歲女登樓從之者十八婢舉火火發婢亦趨登死者凡十有三人始仁美

知烈婦必死計欲兩全徘徊樓下比火熾作樓中聲如亂鼓迺掛臍而呼負母挈子以奔遇兵刃以身翼母被創逸去母子更生與烈婦之難者爲其姒劉氏仁美妾梅氏李氏前室所生十二歲女宦姑舉火婢菊花餘婦女六人名與身俱盡矣亦可歎哉後仁美娶張氏生子國楨國桓自幼聞烈婦遺事輒嗚咽不能忘每思區明風烈耿耿挂胸臆者數十年命子𢢽訪余於京師請表其墓於戲喪亂之際以覬望敓志者衆矣如烈婦之倉卒決機全孝全慈間不容髮視區區護惜名節者殆又過之其可書也已其可哀也已焚宅在新城廣儲門內遺燼合葬西華門外雍正五年秋九月朔旦

答人問作令第一書

國家設官分職自督撫以至司道府廳皆所以治外而與民切近者尤在州縣曰地方官則安集之責付之矣曰父母官則撫字之任寄之矣父母之於子非惟養之又當教之今之官民不相浹者養之失其道者四教之失其道者六勸農桑求水利救凶札恤矜寡此養之事也與子言孝與弟言恭與兄言友與父言慈尊崇賢俊表章貞烈此教之事也朔望宣講

聖諭尤以孝弟爲先而隨時隨事以教之書院校閱文藝兼以敦行爲本而無人無地不教之天下無人無孝友天下無事無情理導以孝友人無不循其本然也化以情理

事無不行其同然也今

國家賢才衆多剛柔互見篤實者動稱整頓整頓不外情理也情理至而法行焉整頓不入於苛細武健者動稱風厲風厲不外情理也情理至而威見焉風厲不流於酷暴吏有循良之傳朝有報最之榮多福集於乃躬餘慶流於後嗣此爲牧令者所當知也

答人問作令第二書

客曰子之言作令以孝弟爲先情理爲本固矣然言其綱而未言其目也其爲之之道可得聞與曰有之地方之要首在獄訟獄訟之煩首在案牘今之地方積案多者以萬計次者六七千少者亦不下三四千久則有閱二三十年

未結者近者亦二三年其中書吏各有承行差役各有經辦以是爲沃產也令甲雖有原呈三月不到註銷之例然匿卷不呈者十之八九且原被互控更易情節一案兩歧歧之中又有歧焉清理之法使書吏各將承行之案造冊呈送一案兩歧者於案由註明或以前案併歸後案或以後案併歸前案擇吏之誠實者總司其事議其歸併之途而官定焉或十案或五案排日懸榜而示期集訊焉兩造必有曲直直者願訊曲者不願訊也或原至而被不至或被至而原不至或原被至而中證不至或中證至而中證之要者不至或要證至而意存偏袒左右其詞訊而不結猶不訊也此則在虛衷研鞫酌理準情以斷之大約此種

皆戸婚田土錢債細故鼠牙雀角之事到案眞情畢露者
十無一二餘皆各執一詞以干証爲憑而干証亦不盡可
憑也以契劵爲據而契劵亦不盡可據也此所以待乎研
鞫也此所以貴乎斷也斷結之後招書錄供敘斷當卽閱
看有錯悞者卽時更正盖州縣事煩少遲則易遺忘書吏
舞弊往往有所錄非所訊非所斷者稍不愼亟卽伏後訟
之根故不可不愼也而又莫若刊示曉諭勸其和息嚴禁
家人經承差役代書之需索和息之詞當堂投遞卽刻批
銷不必溯查原案葢彼此互控無不架詞以聳聽也一照
原案苛駁則後此和息者裹足矣又有一等積慣唆訟領
訟帮訟之人盤踞附近勾結書差誘人告狀小民墮其術

中無不傾家蕩産此固在出示嚴禁認眞緝拏而尤在留心察訪再加遇案究唆獲一人則荷校以狗待再獲而受代焉庶若輩望風遠遁而訟可稀矣至於新案則限定差役依限準到直者予之曲者懲之手足親族鄰里之爭訟雖有曲直宜勸諭以矜全之錢債可減讓者減讓之田産可量找者量找之齊之以刑不若齊之以禮也格之以誠持之以勤神明而變化之則片言折獄三月大治不難也

答人問作令第三書

客曰如子之言爲中簡小邑宜無不勝任愉快矣若衝途若首邑酬應奔走之煩倍於公事將若之何曰衝途則有衝途之法驛站馬匹若干芻秣之費若干飼馬者若干人

工食若干馳馬送文書者若干人工食若干風雪雨夜公文緊要犒賞若干書吏紙筆若干家人飯食若干官馬不足捐備飼養若干上官衙門喂養馬匹由縣翁秣者若干費若干核其數量入爲出不敷之數亦核其數登諸册馬頭舟車之費或有由行埠取用給發者或有由地方官自行給發者大船每站水脚若干次者小者每站若干上水每船縴夫若干下水若干飭埠酌議詳定而刊示焉過往星使外藩本省上官因公往來覲赴馬頭核實而給發焉本省委員之差酌中而發給焉外此者悉謝不敏非公不拏一船一車民僱者亦勿使過昂其值所用者設簿登之俾賠累者有所考或取資於錢漕之餘或取給於鹽當之

陋規足用則已不足則明言於上官或藉優缺幫貼或二三年乞量移調劑焉迎送則是使外藩祇謁宜恭也然亦祇能差家人持箇代爲迎送既至則公服謁之本省上司則於交界處所迎送以備詢問地方公事且恐有控訴者發交也首邑之煩則在奔走實出未歸有限之精神半消磨於聽鼓應官之地上院也上藩司也上臬司也上道也上府也上馬頭也拜客也慶弔也會客也飲食讌會也獨置民事於不問豈爲民設官之初意

國家亦何嘗有此政體乎言之上官非五日十日不上謁有事則傳餘不至焉自理之案親訊之發審之案會同委員訊之必不能省之酬應間一至餘則一概從刪有責備

者聽之蓋必置一已之功名富貴於度外而後可以行一已之志若以奔走爲幹練以酬應爲循良自有能者非吾所堪也至錢糧絲毫爲重存之處庫易挪移也徵有成數即行批解漕務則各就地方情形舊有章程酌中而損益之無多求餘之心而後可有餘也蓋自火耗歸公以後額設養廉不足以資捐款而州縣始不能不藉錢漕鹽當爲自然之利亦州縣所無可如何也岳武穆之言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矣余亦嘗有言曰上官不令屬員辦差則吏治澄清矣然而勢不能也則亦徒存此說於天壤而已

答問蔡友

古有幕僚今惟幕友待之以賓則有幣聘之隆尊之以師則有束修之奉束修者半分職官之養廉半出地方之脂膏州縣之考成繫之地方之利弊因之作令者或初試綰符諳練未深或遠來守土情形不習或偏於氣質或囿於識見或偏聽家人或倂信書吏全賴幕友煩心苦口而勖勸之然則幕友可不恭敬而篤信哉然則幕友又安可遷就而漫爲延請哉

答問家人

州縣之與百姓至近也而亦至遠堂上百里堂下千里古人曾言之其中隔越之故由於書吏差役者十之三由於門上僉押者十之七片牘之入官不得見其弊尚易察也

一言之出官不及知其弊無由明也州縣之家人非夙有定分也一旦付以管鑰之任任意延擱廣作威福地方之恩怨繫之主人之聲名繫之而不知實一己之禍福繫之獨不見有及身積德而子孫發達者乎又不見有斂怨成家轉瞬烏有者乎爲家人者可以悟矣用家人者可以鑑矣

答問書吏

周之胥徒漢之卒史皆以士爲之今則庶人在官祿不足以代耕於是以作奸犯科爲安身立命之本此豈國家設立胥吏與爲胥吏者之初心哉爲胥吏者大抵民之秀而有文義者進不能橫經而爲士退不能荷耒而爲

農於是托跡公門以自業各有其父母妻子非舞文無以貨取非貨取無以爲家賢者不免況未盡賢者乎亦思就傳讀書始有文義既有文義應辨是非諺云清官難脫猾吏手又云公門之內好修行夫以事權之重也如此此則禍福所繫豈不鉅乎少作一孽則地方多受一惠卽本身陰增一福前事具在可以爲鑒也則官之馭吏可不慎歟

答問差役

差役不若胥吏之有文事權不重於吏而威福過於吏一紙入官九牛難拔此爲結訟者言之一符下鄉十家閉戶此爲奉差者言之富者得錢而買放貧者無錢而受拘或招搖以索賄或恐嚇以取財在鄉愚爲賣兒貼婦之貲財

在己身即劒樹刀山之因果可不懼乎余謂書吏中未必無自好之士即差役中亦不乏出衆之才全在爲政者化導而善用之不必動加刑罰也書則小過不妨寬宥集衆而勸諭之訓誡之至於再至於三仍書所犯於冊准其數月無過以自贖再三不悛則責之而除其名擇謹愼者畀之當無不力圖爲善良者役則量其勤勞而調劑之有犯則權其輕重所犯者小初則寬宥而訓諭之再則停差三則除名必公必信或亦相觀而善乎